

出版书单

《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
高洪雷 著

本书选取欧亚非3大洲15个重要路标，书写季风潮汐中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路的形成过程和辐射形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扎实的历史书写和多彩的文明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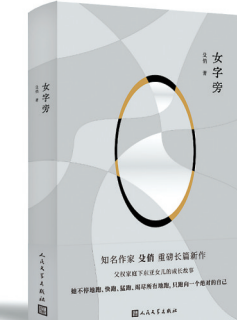
《月亮出来》
沈书枝 著

儿时山中的野果、父母饭菜的味道、逢年过节的风俗与故事、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这些看似平淡的个人记忆，也与时代交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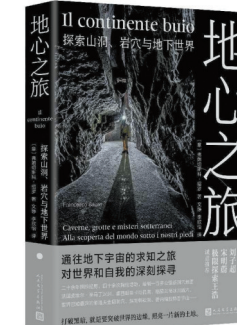
《女字旁》
曼倩 著

1992年，李家来到了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李媛姐妹相继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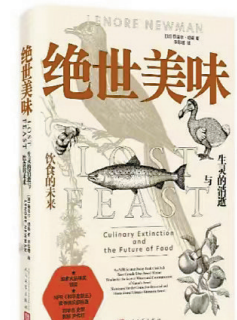
《地心之旅：探索山洞、岩穴与地下世界》
弗朗切斯科·绍罗[意大利] 著

《时代》周刊下一代领导者，世界知名洞穴探险家的重磅力作，英勇冒险与科学新知完美融合。



《绝世美味：生灵的消逝与饮食的未来》
丽诺尔·纽曼[加拿大] 著

这是一次饮食与大自然的漫游，一份灭绝与濒危食物物种的调研手记，也是未来环境的启示录——除了那些消失的“绝世美味”，人类还将失去什么？在物种多样性锐减的今天，未来人类的饮食将走向何方？



9月2日至3日，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场平行论坛就青年写作热点话题展开探讨——

为写作续航，要年轻更要出新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省作协提供

莫言寄语：用新的手法写出新的作品

在本次青创会上，作家莫言寄语青年，“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充满了新质，我们要投入这种新质生活，拥抱这种新质生活，发现这种新质生活对人的情感与行为的影响，并用具有新质的艺术手段与审美观念创造新的文艺作品与艺术形象。”莫言的寄语道出了他对青年写作的期待：用新的手法写出新的作品。

在很多人看来，青年写出的作品往往蕴藏新意。然而，在《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看来，“青年不是关键，新才是重点”。“新”和“青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求新的不一定是青年，青年也不一定就代表了新。青年和新，也不是画等号的，青年中有新的青年，也有旧的青年，青年人有新思想，也可能早早染上了旧习气。陈独秀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这个标准，在今天依然有其适用性。

对此，参加此次青创会的陈崇正亦深有感触。他表示，青年不是年龄，而是一种保持长久续航的状态，意味着童心、激情和更为通透的写作。其次青年文学创作应该斑斓多元，在独特的文化根脉中寻找公约数。“在创作长篇小说《归潮》的过程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必须鞭策自己不断寻找新的辨识度。特别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青年作家更应该求新求变，更应该与时代同频共振。”

索耳也非常警惕青年固守观念、止步舒适圈的创作。“青年不一定‘新’，青年只是年龄、时间尺度的新，而思想观念表达以及最终形成的文本不一定新。当代艺术的表达是非常当下的，而文字作为媒介和载体，在这方面要弱很多。我们应当思考文学表达如何能对接上前沿的观念和经验，并有效产出。”

何谓“新”？在王十月看来，一是所表现的生活之新，这是最浅层次的，却也是最根本的，比如写到当下出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社会群体；其次是观念之新，对旧有的生活，有新的发现、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解；第三，是表现手法之新，这一点特别难。要有对文本求新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和没有这个意识，在具体的创作上，是完全不同的表现。

在王十月的观察中，广东青年作家中，林棹的小说是文本之新；黄灯关注的二本学生，周齐林关注的老漂一族，彤子关注的建筑女工，胡安焉的诗，都是生活之新；王威廉、王哲殊等人在科幻小说上的探索，也呈现出了新的特质。“在认识生活的求新上是最难的，对时代，对人心，提出新的观点、看法、发现，这是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在努力的事。但是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对我们认识生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作家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知识结构，更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王十月说。

万元，“文学粤军”青年方阵势头迅猛，成果丰硕。海漈、蔡东、葛亮、冯娜、陈崇正、齐佩甲、风晓樱寒、分形橙子、刘洋、陈培浩等一批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在第十一届广东鲁迅文学奖（文学类）30部作品中，有11位青年作家、评论家获奖，占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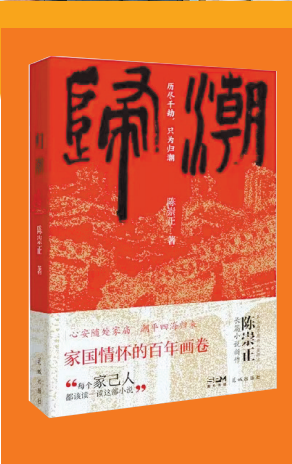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和期刊发表是培养青年文学力量的有效路径。近年来，以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作品》杂志为代表的平台在发现、扶持青年作家方面，不断拓宽思路，以更大力度、更多方式推荐文学新力量。

广东媒体在发现、培养青年文学人才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羊城晚报》依托粤派批评工作室平台，聚拢本土优秀作家资源，广泛团结青年评论家力量，2024年举行了首届“粤派评论”锐评家论坛——广州文学与文学广州”活动，现场聘任首批六位羊城晚报“粤派评论”锐评家。为放大青年作家传播声量，《羊城晚报》精心策划摄制“粤派评论·现场”访谈节目《到灯塔去》，关注年轻写作者，聚焦索耳、梁宝星、宥予、巫宏振等4位青年写作者，展现奋斗在大湾区的年轻人扎根生活、热爱文学、奋力创作的朴实面貌和精彩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多方平台合作和系列推介举措，切实发挥了有效的创作引导作用，全省作家近年来共创作出版文学作品2530多部，其中青年作家创作540部，约占总数的21.3%。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广东代表合影



多方平台合作系列推介举措发挥作用

广东青年作家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多年来广东对培养青年文学人才的高度重视。据张培忠介绍，近年来，广东作协始终把团结引领、发现培养、服务提高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实施了青年作家（包括青年批评家、青年文学工作者）培根铸魂工程、青年作家英才培育工程、青年作家精品创作工程、青年文学传播工程等，广东作协139个重点扶持项目中，青年作家的项目达16个，惠及77人次，尤其重视对青年批评家的重点扶持。

据统计，近年来，全省用于扶持、奖励青年作家创作资金达1534

何谓“青年作家”？青年作家在关注什么、书写什么？9月2日至3日，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以下简称“青创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各地的370多名青年作家及文学工作者在北京相会，在十场平行论坛中就备受关注的青年写作热点话题展开探讨。

广东代表团共16名作家，包括王威廉、冯娜、朱铁军、江源、安然、李鸿斌、李德南、何星辉（索耳）、陆嘉伟、陈崇正、陈楸帆、范秋穗（胡安焉）、郑义存、莫华杰、蔡东等青年作家代表，领队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发展，使这里成为全球文化荟萃、价值融汇之地，青年文学新秀不断涌现，他们的作品不仅为人文湾区注入新的活力与色彩，也为当代青年文学版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一定是“新”的作品吗？在本次青创会上，诸多作家、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表示：“青年”并非年龄的表征，更是锐气、向上、激情、勇气、创造力的心神能量和生命状态——

广东是网络作家人数最多的省份

本届青创会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是来自广东的网络文学作家郑义存（李超人），出生于2002年，今年22岁。他坦言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盛会，心中充满了期待、兴奋和敬畏，“这次会议让我深刻感受到青年写作者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角色和责任，青年写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原创性和独立思考的挑战。”

《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当前网文写作年轻化趋势持续深入，“00后”成为网文作家新增主力，阅文集团新增作家60%是“00后”。这些青年网络文学作家将年轻化叙事手法与当下流行元素深度融合，升腾起内容创新的浪潮，推动网络文学的转型升级与迭代发展。

广东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据统计现有网络作家人数最多的省份，诞生过不少蜚声全网的“大神级”作家。

打造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作品

“青年作家在塑造文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代作家成长于信息化、全球化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仅是变革的观察者，更是参与者 and 推动者。”在本次青创会上，广东代表团作家陈楸帆发言时表示，作为青年作家，应当勇敢地打破传统文学的界限，学习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探索新媒介、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打造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文学作品，通过不同媒介的融合转化，传达更立体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自2014年获得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年度科幻文学奖以来，陈楸帆在科幻小说创作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多元文化资源，推动文学的跨界融合，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形态。在创作小说《AI未来进行式》时，他尝试与AI专家共同创作，融合了科幻小说与非虚构写作的不同类型，展现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全景式蓝图，目前该作品已经在全球出版发行20多个语言版本，发行量突破数十万册。

青年写作，向一切可能性敞开。除了郑义存的《玄鉴仙族》、陈楸帆的《AI未来进行式》，近年来，“文学粤军”青年方阵势头迅猛，广东涌现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作品，包括葛亮的《燕食记》、林棹的《潮汐图》、陈崇正的《归潮》、索耳的《非亲非故》、宥予的《撞空》等。这些青年作家作品，用开阔的视野、丰富多元的表达，拓宽了湾区写作的题材与形式，呈现了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新气象。

青年批评家徐威曾对300位“90后”作家做过问卷调查，他认为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城市化、消费社会、高等教育、多元文化这六个词构成了“90后”作家群体最为典型的代际特征。在他看来，当下的青年写作从历史、经典、地方等领域汲取力量，化为己用，展现出广阔的视野、娴熟的技术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的创作多以个体为中心，呈现出对个体性的深度挖掘，展现了国际化的广阔视野、信息时代的知识融通、地方特色的彰显、科技时代的想象与反思等特征。”

潮汕青年写作群体的创作堪称以上特征的典型代表。从陈崇正的“寓言三部曲”、《美人城手记》，陈楸帆的《荒潮》，到厚圃的《拖神》，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再到几位“90后”新锐作家的作品，既融合了潮汕地区的传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展现了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回应时代变化，借鉴多种元素试图革新自己的写作。

品读 “道”是什么？道是与人身心合一、主客一体的生命情感智慧

《眷恋》中的士人情怀

□蒋述卓



十多年前经由已故诗人柳忠秧先生的介绍，我与柳恩铭先生相识。恩铭是忠秧的胞兄，但二人性格、兴趣、处事风格等截然不同，这并不影响他们二人成为我的朋友。读了恩铭的散文集《眷恋》，我被他那种十分浓烈的士人情怀和隽永的文字所感动。

恩铭是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对孔子儒学开创的“仁”的精神发掘充满深刻洞见，“仁”的人文情怀自然就成了散文集《眷恋》的底色和主旋律。“仁”是发自内心的慈爱包容，这种慈悲情怀，在《村之恋》中关于“偷”的故事，对于“金松舅舅”的怀念，以及“老废爷爷”对孩子的慈爱上，都表现得十分丰满。即便是《儒之恋》部分带有政论色彩的文章，也处处充满着发自本心本性的慈悲情怀！《眷恋》承载着“和”的精神。

什么是“和”？“和”就是尊重差异，“和”就是尊重不同，“和”就是尊重个性，“和”就是自由而不妨碍他人，“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和”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恩铭的散文，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抒情散文，甚至政论散文，都充溢着“和”的文化精神，比如《村之恋》的一组散文，对池塘、小河的眷恋何尝不是对自然的“和”？对小村人的眷恋，何尝不是对人的“和”？描写宠物的《豆豆》《壮壮》《妙妙》等，传承了儒家“民胞物与”的情怀，又何尝不是“和”的精神呢？

散文不是小说，散文虽然也是创作，但不是虚构，不是杜撰。四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见诸笔端，重现了恩铭的心历和经历，表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的丰富多彩的风俗、风景、风气、风尚，寄托着他过往的回望和凝视，对现实的驻足和沉思，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

恩铭的散文坚守了原始儒家“辞达而已矣”的古老传统。他的散文作品，不追求华丽，不追求绚丽，追求简洁、简练、洗练。《村之恋》唤醒了几代人对那个年代的记忆，笔触仿佛黑白照片，也仿佛水墨乡村，质朴地展示那个时代。有时似素描，有时似水粉，有时似油画，有时似长卷，有时又仿

佛组画般绚烂，洋溢着清新脱俗的生命力。

“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是儒家文艺美学的核心追求。恩铭也是知名教育家，近年来专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相关性研究，他在散文中传承、传递、传播“道”，是责任也是使命。

“道”是什么？道是与人身心合一、主客一体的生命情感智慧，与人的生命和灵魂须臾不可分离，可以分离的是知识，融为一体的是“道”。人作为道的本体，“道”始终存在于自己的身心。恩铭所传承所传递的“道”，熔铸进灵魂，融进生命，见诸文章而直击读者灵魂，达到“明道”和“传道”的目的。

《映山红》启发我们思考数十年来语文教学走偏道路的尴尬，《慈母》启发我们思考母亲决定家族兴衰的传统命题，《棋之恋》告诉我们可用围棋去冲淡新生代日益严重的手游、电游、网游之风，《远行》让我们不由自主随着作者一起思考中国教育和风行流行流风，甚至会随作者一起思考中国教育未来路在何方。而《儒之恋》的四篇散文，作者颇履汉宋儒学的勇气让我们感到震撼。

散文集《眷恋》寄寓着浓厚的传统士人情怀，圆融浑厚，温和平和，真诚信实，文字质朴洗练，充满张力，值得阅读，值得期待。

探幽

历遭贬谪的苏轼，豪放如李白，尽管做官几乎是他们的毕生功业所求，但是，一旦作起诗来，文人气便显露出来

在诗歌里找到“我”与界限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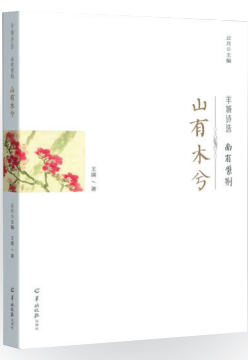
□田泊

王瑛选择了温柔的道路。这种温柔是具体亲切的，身心合一的。在王瑛笔下，女性是美好的，灵性的，又是全面的，是力量的源泉。她写《好心肠的女人》，也写《暴脾气的女人》；写《含羞草女孩》，还写《春天背面的女人》，女性主题的诗歌已经成了一个系列。

对世事沧桑的关切，对亲人、友谊和人事生活的爱，也是《山有木兮》贯穿始终的主题。作为持有边缘化自主写作观念的实践者，王瑛的诗歌抒写很少受外在潮流的干扰，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诗歌写作技艺与主题的统一。因此，具象化的写作就成为她创作的基本面，呈现这一表征的诗歌主题便与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她诗歌中花团锦簇的景观。

对生活的爱有诸多渠道，起一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想我不着急。”“着急”已经是当下的世纪病，快节奏的社会发展速度，让人们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都有了预判的能力，也便有了对“终极”的虚无的焦虑。人们在急促地奔向终点，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对“时间”的不信任，“不着急”则是在洞察了“时间”的虚妄之后的一种安置，这是对自由的“主动的选择”——“我就忠诚于我的时间吧”。这是明智的选择。在《敬祝不答》这一系列中，王瑛对诸多人事观念做了诗意的探索，对于岁月中那些“计算”给予原谅，对于美好则给予微笑。接纳需要大智慧，不回避生活的百般面相，坦然地安身立命。自由是“我”与界限的时空距离，王瑛在诗歌中找到了它。

对生活的爱有诸多渠道，



在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中，既包括民歌、庙堂之音，也包括文人诗，而且，从文化承当来看，文人诗歌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此处我称之为的文人诗歌，指的是创作主体的身份是文人。历遭贬谪的苏轼，豪放如李白，尽管做官几乎是他们的毕生功业所求，但是，一旦作起诗来，文人气便显露出来——这是贯穿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一条隐匿的溪流，在这条溪流中，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美的追求、对世事沧桑的关切，对人事生活的热爱。王瑛的诗集《山有木兮》就继承和展示了这样一个文人诗歌传统。

王瑛在诗集中的《敬祝不答》系列开篇写到春天的一场暴雨，暴雨之后“我再次阅读了《庄子》”，她另